

## 十六、十七世紀海內外閩南語雜字收錄詞彙的比較\*

鄭 繁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李毓中\*\*

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

### 摘要

雜字是指將有一定關聯之詞分類彙集而編成之書。以閩南語書寫的雜字以《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最具代表性，該書是明代閩南方言區的人為了學習當時的官話而編著的一本方言與官話對照的詞彙集。十七世紀菲律賓的閩南語材料中，《佛郎機人話簿》係閩南人為學習西班牙語而做，《華語—西班牙語辭典》則是西班牙傳教士為學習閩南語而整理的，二者雖未以「雜字」做為書名，但是編寫方式具備共同的特色：「分類編排，以詞為主，既不連屬成文，也不編成韻語」。這三者雖然都是以閩南語書寫、用來學習第二語言的雜字，隨著作者撰寫的目標不同，詞彙的選擇亦有不同；有些詞彙在當時的用法與現代閩南語不同，顯示這些語詞經歷了詞義或語法變化。

**關鍵詞：**雜字，明代，閩南語，西班牙語，菲律賓

\* 本文的寫作獲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多樣性永續發展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研發處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競爭型團隊計畫「十六至十七世紀菲律賓閩南、西班牙人的語言接觸與語言生態計畫」（計畫編號：113Q2731E1）的補助；初稿曾宣讀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之「在世界遇見閩南：季風亞洲歷史語言文獻國際工作坊」（新竹：2023年11月14日），會議中承蒙吳蕙芳、內田慶市等諸位教授提出寶貴意見，謹在此一併致上謝意；此外，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吝指正，不勝感激。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engying@mx.nthu.edu.tw](mailto:chengying@mx.nthu.edu.tw)（鄭）；[cflien@mx.nthu.edu.tw](mailto:cflien@mx.nthu.edu.tw)（連）；[yuchunglee@gmail.com](mailto:yuchunglee@gmail.com)（李）

## 一、前言

「雜字」原指將有一定關聯之詞分類彙集所編成之書（李國慶 2012），以「雜字」為名的書雖然遠在漢朝就出現，原本是指文人用來檢索古詞難字的字典或辭典類的工具書，而敦煌文書中的雜字，有些已具有識字認詞用的教科書性質，到宋元時已經轉型為童蒙識字認詞用之蒙學教材普遍流通（吳蕙芳 2007：63-74）。然而「雜字」除了做為書名外，還出現在《萬書萃寶》書中一個分類名稱〈雜字門〉，《萬書萃寶》是一部民間日用類書，刊行於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這是目前所見民間日用類書中唯一收錄〈雜字門〉者（吳蕙芳 2019）；因此本文所謂的「雜字」可以指稱將相關之詞語分類彙編之書或篇章。

雜字除了做為識字的啟蒙教材或傳授專業知識之外，後續還發展出一類是針對外語學習的，如宋代已經出現西夏文的雜字，內容是將字詞加以分類彙集而成（吳蕙芳 2008：51）；而明清時代甚至有專門為翻譯外語設立的官方機構，編寫學習外語的雜字（或稱《華夷譯語》），這類的雜字有其特定的編寫方式，與傳統的雜字不同。我們發現十六、十七世紀，在海內、外出現三份以閩南語書寫的文獻，都是以學習第二語言為目標，作者雖有華人（閩南人）或外籍傳教士，都不約而同採用雜字的體例進行編寫，本文將探討其原因，並探討其收錄語詞與編寫的特點。

這三份閩南語文獻包括《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以下簡稱《正音鄉談》），與海外的《佛郎機化人話簿》（以下簡稱《化人話簿》）、《華語—西班牙語辭典》（*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以下簡稱《華西辭典》）。這三份閩南語早期的歷史文獻極為重要，如《正音鄉談》是明代閩南方言區的人為了學習當時的正音而編著的一本方言與官話對照的資料，黃沚青（2014：5）視為一種方言辭典；施永瑜（2019）指出《正音鄉談》和明代嘉靖本《荔鏡記》均為目前所見極為珍貴的早期閩南語文本。現存的《正音鄉談》有好幾種版本，包括收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明末刻本，及藏於日本的幾個手寫本（如早稻田大學、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等，部分版本可由網路上取得。海外的閩南語材料主要為《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化人話簿》收錄於《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Herzog August Library*，以下簡稱《唐人手稿》）中，是十七世紀馬尼拉唐人所寫，也是目前唯一被認定為閩南人學習西班牙語的辭典（李毓中等 2019）。《華西辭典》收藏於羅馬安吉利卡圖書館（Angelica

Library)，是出身於安達盧西亞耶穌會的傳教士奇里諾 (Chirino, 1557-1653) 所整理，以做為學習閩南語的工具；該辭典編纂年代大致為 1590 年代後半（雅保多 2022：24），應該是第一本外國人所編的閩南語辭典。《唐人手稿》與《華西辭典》已分別在 2020 年與 2022 年由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李毓中等 (2019: 109) 提到《化人話簿》的編撰方法，並非閩南人獨創，而是參照《華夷譯語》的體例，本文在第二節將針對《正音鄉談》、《化人話簿》、《華西辭典》的編寫方式進行分析，以說明《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的書寫方式與雜字有關；第三節進一步闡述這三份材料雖然都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教材，收詞的內容有所不同，是因為作者著述的目標不同；最後一節為結論。

## 二、《正音鄉談》、《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的編寫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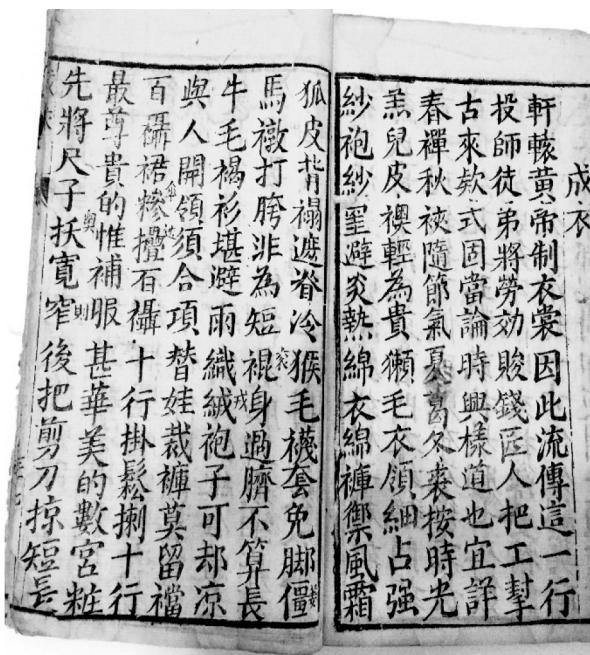
底下先簡介雜字的類型與特色，接著分別介紹《正音鄉談》、《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的編寫方式及其特點。

### (一) 雜字的類型與特色

雜字因編寫目的或功能不同，體例不一，對於雜字的分類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如張志公 (1992: 32-37) 分為「分類詞彙、分類韻語、分類雜言與雜字韻文」四類；徐梓 (1996: 218-223) 分為「各類雜字、各言雜字與各地雜字」三類；戴元枝 (2017: 24-76) 則先依三個面向進行第一層次的分類，（一）書名中是否有「雜字」、（二）編排方式中是否標明類目、（三）其語言表達形式是否採用整言押韻，在這三大類之下再予以細目分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書名不含「雜字」，是「分類編排，以詞為主，既不連屬成文，也不編成韻語」，如敦煌文獻中《碎金》具有類似的特色，也被歸為雜字，這種雜字自宋元以來不可勝數（張志公 1992: 34）。吳蕙芳 (2007: 125) 將雜字分為（一）內容以字詞為主的教科書型雜字與（二）內容除字詞外，還包含字詞釋義或生活知識的工具書型雜字；<sup>1</sup> 而第（一）類教科書型雜字又可細分為第（1）類是「集中識字用」雜字及第（2）類「鞏固識字用」雜字，其中第（1）類是供初學者識字入門用，全書為不分類的字

<sup>1</sup> 這一類雜字往往句式整齊、甚至句末押韻，如明清時期徽州地區的雜字就是這種類型（戴元枝 2017）。

詞刊載，而第（2）類則是分類字詞刊載，各分類的字詞數量較多。就傳統的識字教材的編排方式而言，從漢代以下的《急救篇》（又稱《急救章》）、《開蒙要訓》等在內容上以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名物為主，名詞之外再搭配相關動詞或形容詞等，明清以來以識字入門的雜字繼承這個傳統，《正音鄉談》、《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可歸入此類；南朝的《千字文》則採另一種方式，「韻語連文」、「以類相從」（吳蕙芳 2007：166），如四川地區流行的《日用時行雜字·成衣章》（道光十三年（1833）富文堂版）記載傳統社會衣服的製作，屬於「韻語連文」的形式，是一種工具書型雜字，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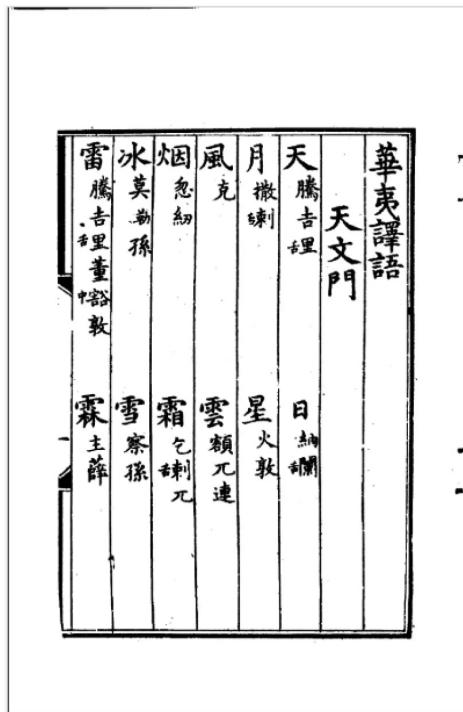
圖一：《日用時行雜字》（引自王建軍 2016：110）

明代各版的雜字多半是包含分類字詞、字詞釋義、生活知識三種內容，既可檢索字詞意義，也可以學習相關的生活知識，兼具了教科書與工具書雙重功能，主要原因在於這種類型的雜字，能在一本書中收錄所需內容，比較符合初學識字者及已具閱讀基礎者的學習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聯結生活知識的學習以供日常生活的使用（吳蕙芳 2019）。《正音鄉談》的內容就具有這種特性，下一小節將予以說明。

以上介紹的雜字都是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習者為對象，之後發展出另一種專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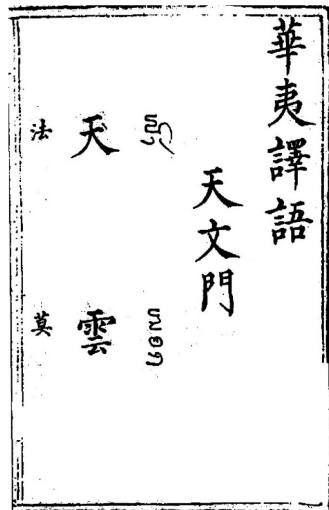
來學習外語的雜字，名為《華夷譯語》。《華夷譯語》原本是火原潔（生卒年不詳）在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奉命編纂的漢蒙對譯字書，後來明清時期四夷館（清代改稱「四譯館」）、會同館、會同四譯館編纂的資料，可細分為《雜字》（收錄詞彙）與《來文》（即公文），也都通稱為《華夷譯語》，這是廣義的《華夷譯語》；換言之，明清時期官方編寫的《華夷譯語》，就是漢語（「華」）與非漢語（「夷」）對譯的雜字（馮蒸 1981：57）。這些資料有的單用漢字音譯外語，有的附加原文；其中就漢字當音標這一點來看，劉迎勝（2008）追溯到北魏的雙語字書（辭典）。劉迎勝（2008：4-5）依據《隋書·經籍志》中的記載「又後魏初定中原……。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雖然這個「國語」已經失傳，北魏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當時應該是用漢字記錄鮮卑語的；而漢字釋義兼有外語原文的做法應當是起源於佛教，唐代出現為吐蕃與漢族交流而做的漢藏對譯字書，成為後來雙語對譯的始祖。漢語與外語對譯的形式舉甲—丙三例加以說明，以下這三種《華夷譯語》的名稱及分類依據馮蒸（1981）：

#### 甲、漢語右下方有漢字標音，無外語的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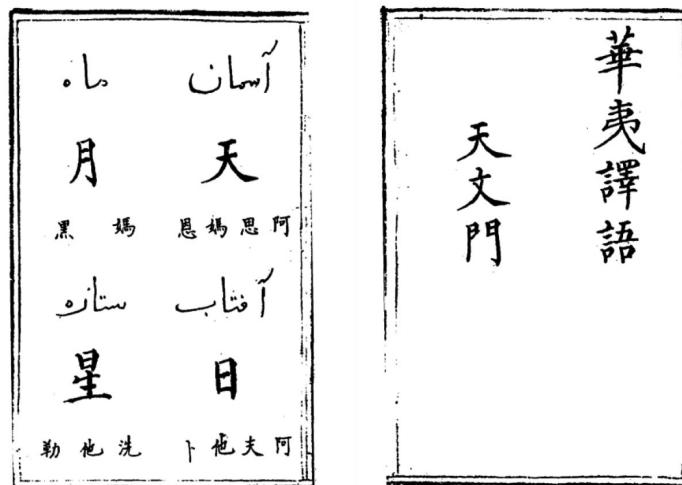
圖二：甲種本《華夷譯語》（火源涵 1977：1）

乙、漢語的左邊為漢字標音，右邊為外語的原文



圖三：乙種本百譯館《華夷譯語》<sup>2</sup>

丙、漢語的漢字標音在下面，上面為外語的原文



圖四：丙種本回回館《華夷譯語》<sup>3</sup>

<sup>2</sup> 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6757.cn/page/n1/mode/2up>。

<sup>3</sup> 網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6761.cn/page/n1/mode/2up>。

其次，有關詞彙的分類方式，從火原潔所編的《華夷譯語》開始，語詞的排列並非按照拼音字母的順序，而是沿用雜字的語義分類方式，分為十七門（如「天文門」、「地理門」等），後續各種《華夷譯語》都採用這種方式，分類名稱與排序也大致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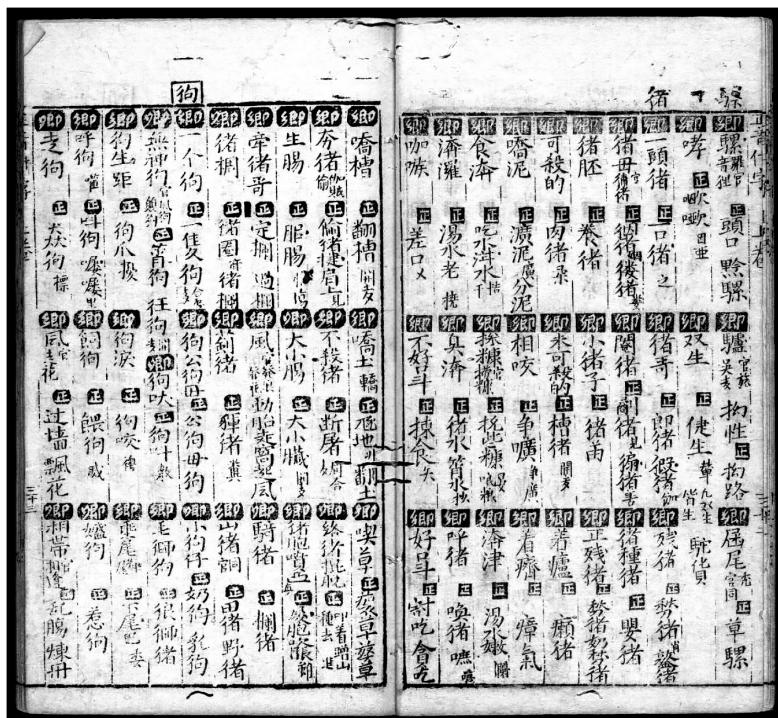
## (二) 《正音鄉談》

近來所見有關此書的研究主題包括作者、出書年代及書中音韻系統、詞彙考察等，略加說明如下。《正音鄉談》跟多數傳統雜字一樣，沒有標示作者姓名；吳守禮 (2006[1977])《什音全書中的閩南語資料研究》，是「中外研究《正音鄉談》之第一人」（施永瑜 2019：73），曾經推論該書是日人所做（之後學者推翻這個觀點，主張作者是閩南人）；他依據日本內閣文庫本的封面題簽，將《正音鄉談》稱為《什音全書》，在他對《正音鄉談》的一百多條語詞進行「字詞考釋」和「循音考字」後，認為該書應屬於閩南方言。黃沚青 (2014) 的博士論文《明清閩南方言文獻語言研究》中，對《正音鄉談》有頗深入的探析，依據刻本的版式、字體判斷，該書大約代表明代中期以後的閩南語，和明代嘉靖本《荔鏡記》屬於同一時期，均為目前所見極為珍貴的早期閩南語文本；他探討方言詞產生的途徑，並挑選六大類語詞詳細考察解釋；並對方言俗字的用字分類討論。施永瑜 (2019) 在整理該書的音韻系統及數個語詞後，指出該書的方言詞彙體現「出歸時」的語音變化，和漳浦話相吻合，因此將該書歸屬於漳州腔。鍾慧珍 (2021) 則討論《正音鄉談》中鄉談詞語的用字情況，並考察一些疑難詞語演變的緣由。以上研究顯示，前人對《正音鄉談》的研究從作者及出版時代的考察之後，接著將重點放在釐清特殊用字及解釋方言語詞等議題上。在此基礎上，本小節從其編寫方式描述其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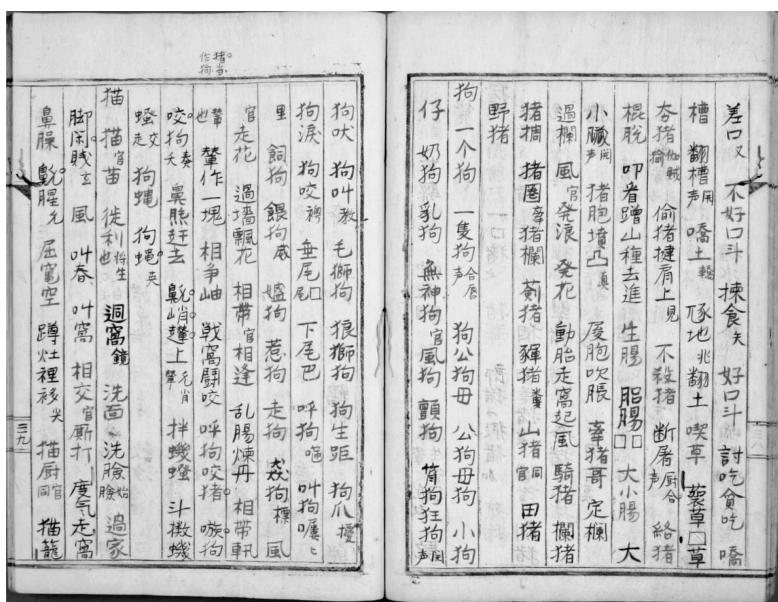
《正音鄉談》有好幾種版本，本文使用的是收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明末刻本（簡稱哈佛版<sup>4</sup>），及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手寫本（簡稱早稻田版<sup>5</sup>），如圖五、圖六所示：

<sup>4</sup> 網址：<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81051450203941>。

<sup>5</sup> 早稻田版上冊可參網址：[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o04/ho04\\_00460/ho04\\_00460\\_0001/ho04\\_00460\\_0001.pdf](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o04/ho04_00460/ho04_00460_0001/ho04_00460_0001.pdf)，下冊承蒙關西大學內田慶市教授惠予提供，謹此致謝。



圖五：哈佛版《正音鄉談》（頁 33）



圖六：早稻田版《正音鄉談》（上冊頁39）

全書分為上、下兩冊，內容涵蓋範圍很廣，從天文地理到人情世故皆有。《正音鄉談》共分為十七門：「天文門、時令門、地理門、人物門、身體門、鳥獸門、魚蟲門、草木門、宮室門、器用門、飲饌門、衣服門、珍寶門、文史門、人事門、數目門、通用門」，各門之下有小類，如天文門之下的小類有「天、日、月、雨、霜、虹、露、煙、電、雷、雲霞、風、星」，每類收錄的詞句數量相當豐富。《正音鄉談》具有明代雜字的特色，即內容包含分類字詞、字詞釋義、生活知識三個部分。

就其書寫體例而言，《正音鄉談》是為了學習第二語言，每小類底下所列的語詞先標記「鄉」（「鄉談」之省，即閩南語詞，早稻田版為紅色字），「鄉」之下列出對應的「正」（「正音」之省，早稻田版為黑色字），有時緊列「鄉」之下有「官」，如圖五、圖六中，「狗」這一小類的第二行「無神狗」一詞之下緊接著「官（風狗、顛<sup>6</sup> 狗）」二詞，早稻田版同樣標示紅色；每一小類最末再列出「通音」，即「鄉談」與「正音」共通的語詞。簡宏逸（2013: 18）認為「正音」是官話，和「鄉談」（即今人俗稱的「漢語方言」）的區別始見於《正音鄉談》；黃沚青（2014: 18）也認為「正」指「通語」（即後來所謂的「官話」<sup>7</sup>），而「官」表示「該詞是方言中較為文雅正式的說法」；但是楊琳（2015: 110-111）則認為「官」才是官話，「正」應該是「作者本地流行的以讀書音為基礎的交際語言，可以說是地方官話」。根據李葆嘉（2003: 245）的研究，「官話」一詞最早出現於朝鮮《李朝實錄·成宗四十一年九月》<sup>8</sup>：「頭目葛貴見《直解小學》曰：反譯甚好，而間有古語，不合時用，且不是官話，無人認聽」；歷史上的通語稱為「雅言、正音」，主要指官場和文學用語，而明代的通語稱為「官話」，卻是廣泛的「做為商賈市民的通行用語」。古代的雅言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通用語言，而是比較接近書面語（游汝杰 2021），就明代的社會背景來看，《正音鄉談》中，「官話」指商賈市民日常使用的標準語，而「正音」則是書面語，「官話」／「鄉談」並列以便與「正音」做為對照。之後「官話」泛指日常使用的標準語與書面語，以下為了討論方便，採用廣義的「官話」。

### （三）《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

《唐人手稿》包含《話簿》、《數簿》及五封書信，《話簿》分為三類，第一

<sup>6</sup> 早稻田版做「顛」，但哈佛版為「顛」，通「癲（發狂義）」，依此改做「顛」。

<sup>7</sup> 至於「官話」究竟是南京官話或北京官話，尚無定論（何轡家 2018: 69）。

<sup>8</sup> 李成宗四十一年（1483）。

類就是《化人話簿》，第二類中有部分材料是閩南語與塔加祿語的對譯（李坤翰2021），第三類以帳冊為主。《化人話簿》雖未以「雜字」做為書名，「簿」在《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sup>9</sup>（以下簡稱《教典》）解釋為「用來記事的冊子」，「話簿」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記錄語言或詞句的冊子」之意；《化人話簿》內容分為兩類：一類為句子，一類為語詞，本文主要以語詞做為討論對象。《化人話簿》的編寫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以漢字音譯西班牙文，也就是把漢字當音標使用，二是其詞彙的分類方式跟《正音鄉談》同樣將字詞分門別類排列，所收詞句包含日常生活中的各類具體名詞（如天文地理、親屬稱謂、鳥獸等），並搭配相關的動詞或形容詞，故李毓中等（2019: 109）提到《化人話簿》的編撰方式是參照《華夷譯語》的體例；根據（一）「雜字的類型與特色」的說明，《化人話簿》也可歸入雜字。

《化人話簿》<sup>10</sup> 與《華西辭典》二書的語言學習牽涉到外語，但《化人話簿》是華人為學習西班牙語而做，沿用傳統漢字音譯的方式編寫，並且沿用雜字的詞彙分類系統，如圖七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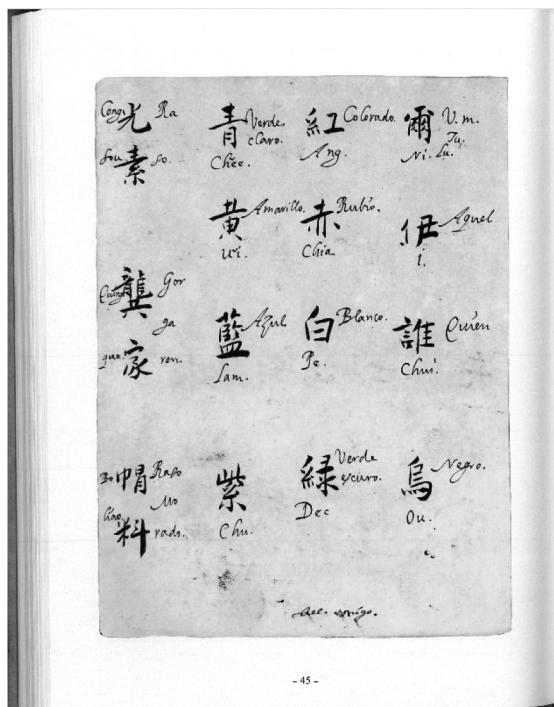
圖七：《化人話簿》（李毓中等 2020：26）

<sup>9</sup> 網址：<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

<sup>10</sup>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生陳文俊整理出《化人話簿》中不少漢語與西班牙語的對譯，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張淑英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昕泉協助確認，謹在此一併致上謝意。

就其書寫形式來看，《化人話簿》在漢語右下角以漢字表示西班牙語，類似圖二的《華夷譯語》，可說是漢語—西班牙語對譯的雜字。雖然詞彙加以分類，因為是供初學者入門用，各類的字詞數量並不多。

《華西辭典》編寫方式不同於《化人話簿》，如圖八所示：



圖八：《華西辭典》（顏色詞）（李毓中等 2022：45）

圖八《華西辭典》書寫方式類似圖三或圖四，但是記音不用漢字，而是改用拼音字母，這一點與前述《華夷譯語》的對譯形式大為不同，主要關鍵在於作者的母語背景與學習目的不同。《華夷譯語》或《化人話簿》是從漢人學習外語的角度出發，而《華西辭典》是西方傳教士奇里諾為了學漢語（閩南語）而做，他需要使用自己較為熟悉的字母拼音，而非漢字。我們推論《華西辭典》的編寫過程中，華人助手扮演重要角色的證據是：書中的字詞雖然沒有明確加以分門別類，不過仔細觀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將有關聯的語詞排列在一起，如圖八中從「烏（黑）」到「紫」，都是顏色詞；這樣的排列方式遵循《華夷譯語》／雜字的模式，顯然是華人助手主

導的結果。<sup>11</sup> 相較之下，另外一本十七世紀中期完成的《西班牙—華語辭典》(*Dictionario Hispánico Sinicum*, 以下簡稱《西華辭典》(李毓中等 2018))，跟《華西辭典》一樣有漢語、西班牙語原文，採用字母拼音而非漢字音譯，但是詞彙的排列卻是依據西班牙語從 A 到 Z 的順序排列，是西方辭典習慣的編排方式，與《華西辭典》詞彙排列的方式完全不同。

綜合以上討論，《華西辭典》與《化人話簿》的內容都是「分類編排，以詞為主，既不連屬成文，也不編成韻語」，可視為漢語—西班牙語對譯的雜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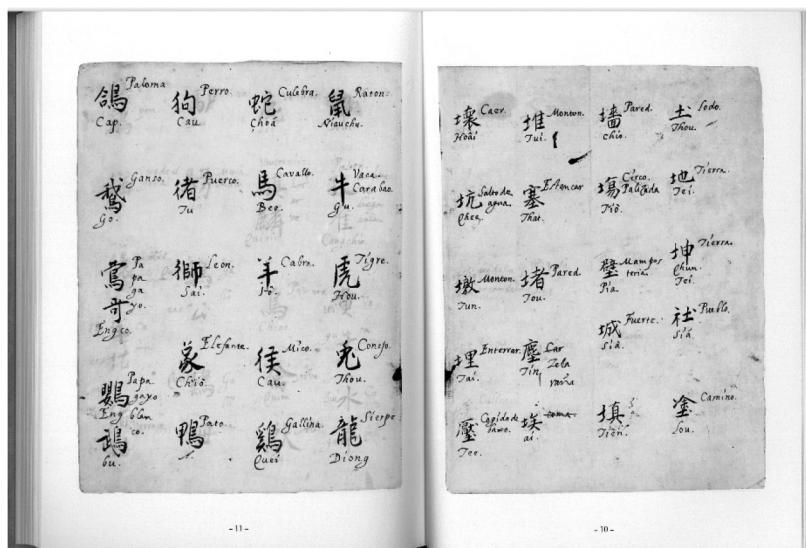
#### (四) 海內外雜字字形特點

《正音鄉談》、《華西辭典》與《化人話簿》雖然都是以漢字書寫，陳文俊、鄭繁 (2019) 針對《化人話簿》中閩南語詞句的研究顯示，《化人話簿》與《荔鏡記》的詞彙及其用字相似程度頗高，如 (1) 借音字：同音字、音近借字，如「夭」（還）、「值時／日」（何時／日）、「佐」（做）、「只樣」（這樣）；(2) 方言字，如「乜」（事）等，反映出早期閩南語民間有其特定的漢字書寫系統。初步整理《正音鄉談》跟動作相關的人事門中的語詞，及《華西辭典》頁 85 到頁 89 語詞，都可以看到「只樣」、「乜」等相同的詞彙及用字，亦可做為佐證。吳昕泉 (2024) 整理《唐人手稿》、《華西辭典》和《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以及十九世紀馬來西亞閩南人用於學習馬來語的《華夷通語》，發現這些文獻有些用字有共同的特點，如「叫」（叫）、「解」（解）、「石（在口上多一點）」、「土、社、吐」的「土」右上角都會多一點等，顯示閩南語有其慣用的書寫系統，未來可以進一步檢視各類閩南語文獻用字上的特點。

這三本書中有時出現一些異體字，如「鵝」在早稻田版《正音鄉談》的字形為「鶩」（上冊頁 35），而哈佛版的鳥獸門第一個小類野鳥底下的「天鵝」及「鵝」做為小類標題時是「鵝」字（頁 28、30），但「鵝」類之下收詞（包括鄉談及對應的正音）時，字形大多為「鶩」，如鄉談「小鶩」對應正音的「筭鶩」（哈佛版頁 10）；《華西辭典》為「鶩」（頁 11），《化人話簿》則為「鵝」（頁 26）。「舅」在《正音鄉談》跟《化人話簿》的字形是「舅、舅𠃊」（哈佛

<sup>11</sup> 高田時雄 (2009: 668-669) 提到《華西辭典》的詞彙排列與雜字相近，尚未見過有哪本雜字的分類順序跟該辭典相似；他還特別指出書中未見任何與天主教相關的語詞，推論此書出自華人之手。另外法國收藏的另一個版本「抄寫者大概完全不懂漢字」，因此刪掉漢字。

版頁 9；頁 17）、在《華西辭典》更簡省為「旧」（頁 41）。<sup>12</sup> 除此之外，我們還在這三份閩南語文獻中看到一個特殊字形。「豬、狗、貓」在現代標準用字中偏旁皆不相同，但「豬、貓」的異體字都可從「犮」成為「猪、狗、猫」，但是《正音鄉談》鳥獸門「猪、狗、猫」的部首「犮」在哈佛版中形似「彳」，而早稻田版為「犮」（分別如圖五、圖六所示）；《化人話簿》「猪、猪母、猫」的部首也是形似「彳」（參圖七）；《華西辭典》除「狗」外，「猪、獅」等偏旁也都形似「彳」（參圖九）。



圖九：《華西辭典》（左頁鳥獸類名稱）（李毓中等 2022：10-11）

哈佛版《正音鄉談》是刻本，屬於明代中期以後的建本（黃沚青 2014）。或許「犭」形似「彳」是閩南人特有的書寫習慣，《華西辭典》與《化人話簿》雖是手寫本，也出現類似字形。但早稻田版《正音鄉談》是日本人所抄，就沒有採用這種特殊字形，或許日本人所學漢字另有來源，如吳蕙芳（2008: 85）圖一的《魁本對相四言雜字》中「猿」仍為「犭」，抄寫時並未將「犭」抄成「彳」。

<sup>12</sup>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將二者視為異體字，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dictView.jsp?ID=36835>。

### 三、海內外雜字收詞內容的比較

《正音鄉談》、《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雖然都是以閩南語書寫、用來學習第二語言的雜字，隨著作者撰寫的目標不同，在收詞的數量或語詞的選擇也會不同，底下（一）、（二）小節將以鳥獸門與人物門為例，分別提出討論；另外，在這三份文獻中，還有些語詞的用法與現在臺灣閩南語有所不同，在（三）小節中舉例說明之。

#### （一）收詞的數量

《正音鄉談》是閩南人為學習正音而做，學習者的母語與其目標語（官話）都屬於漢語，文字相同，詞彙、語音有規則對應，語法相近，因此收詞的數量相當豐富；其分類有階層，在「X 門」之下，又分成小類，如「鳥獸門」之下又再分為「野鳥、野獸、雞、鴨、牛、羊、馬、驃、豬、狗、貓」等十二小類，每小類收詞不少，兼具教科書與工具書雙重功能。因此《正音鄉談》每一類詞語的內容包括常見的各類具體名詞，還有與這類名詞相關的動詞或形容詞，甚至諺語等，如鳥獸門下「狗」這個小類，所列的語詞包括「一个狗」（一隻狗）、「狗公狗母」（公狗母狗）、「狗吠」（狗叫）、「呼狗」（叫狗）、「飼狗」（餵狗）、「相爭岫」（戰窩翻咬）、「呼狗咬猪」（嗾狗咬狗）等（圖五、六）。閩南語與官話雖然語法相近，但有些語法點不同，如量詞的使用，所以《正音鄉談》特別列出「一个狗」對應正音為「一隻狗」；搭配動詞的不同，如「（狗）吠」對應「叫」等。

《化人話簿》則是閩南人在呂宋島為了學習西班牙語而編寫的，《化人話簿》的語詞分為十一門，<sup>13</sup> 每一門所收的語詞數量不均，如鳥獸門僅有 20 個、人物門則有 72 個。至於《華西辭典》的人物門只有 43 個語詞，因為是西方傳教士為了學閩南語而編寫的，主要目的是迅速學會這個語言，在語詞的挑選及數量上，不算多，雖然書名為辭典，雅保多 (2022: 24) 認為只是一個「字彙表」或一本「小的

<sup>13</sup> 《化人話簿》在每類詞彙之前會標示其類別名稱，但在第一類的語詞「天、祖、日、月、星」等 11 個詞之前卻未見類別名稱，因這些詞大致可對應《正音鄉談》的天文門小類名稱，故仍計為十一門。

詞彙集」，或者說就是奇里諾學習閩南語的識字入門書。

《化人話簿》學習詞彙目的在於日常溝通，與《正音鄉談》的目的不同。例如《正音鄉談·時令門》中所列主要是漢文化中各種重要節慶名稱如「元宵、清明、五月節（端午）、七夕」等，及其他時間如「明日（對應『明朝』）、霎時（小時間）」，月分僅有「十二月（臘月）」，其他十一個月分或四季的名稱，因為兩種語言都相同所以未列；反觀《化人話簿·時令門》所列有四季、十二個月分的名稱，再加上一些時間詞如「今、明早、霎久」等。《正音鄉談》中鳥獸門底下有許多小類，《化人話簿》20 個詞中跟「雞」（或作「鷄」）有關的詞就有「鷄、鷄公、小雞、雞啼、鷄母」5 個，其他「鴨、鵝、豬、猪母、貓、魚、馬、牛」等皆是生活常見動物（參圖七）。

《華西辭典》是西方傳教士為學閩南語而做，收詞不多，如顏色詞僅 9 個，但鳥獸類詞彙卻有 36 個，高於《化人話簿》的 20 個詞。仔細觀察《華西辭典》的頁 11 中（參圖九）依序列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之後接著是「獅、象、鴨、鵝、鶯哥、鸚鵡」等 24 個語詞，可以推論是傳教士在學習語言過程中，也同時嘗試了解漢人文化，畢竟歷史文獻中在東漢王充的《論衡》已經有十二生肖的完整記載（易華 1994），也是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因此這 12 個動物名稱排在 36 個鳥獸類詞彙的最開頭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收詞數量而言，《華西辭典》鳥獸類詞彙 36 個，雖高於《化人話簿》的 20 個詞，但都遠低於《正音鄉談》；《正音鄉談》的「鳥獸門」光是底下的小類就有十二類之多，遑論每小類底下還有一、二十個詞語。

## (二) 語詞的挑選

連金發 (2023) 從雙言 (*diglossia*) 的角度討論《化人話簿》收詞的特色。雙言是指「高端用語和低端用語並存的語言社群 (Ferguson 1959: 329)」，<sup>14</sup> 也就是說雙言是一種語言社會現象，在一個語言社群內，同時存在兩種語言或語碼，並各自承擔不同的功能角色；高端用語通常用於正式場合，而低端用語用於日常生活的口語交流。連金發 (2023: 308-312) 指出《化人話簿》所收的西班牙語詞不會避諱通俗語詞（如男女的性生殖器官等禁忌語），相對的，《西華辭典》傾向於用較為典雅的語詞加以解釋，所以「《西華辭典》傾向高端語（正音，通語），《化人話

<sup>14</sup> 此句借用連金發 (2023: 308) 的翻譯。

簿》傾向低端語（鄉談，本土語）」。《化人話簿》的 20 個鳥獸類詞語都是生活常見動物；但《華西辭典》鳥獸類的 36 個詞彙中，先是十二生肖動物，之後包括常見的「黃牛、水牛、鹿、鴨、鵝、鶯哥、鸚鵡」等，而「獅、象」並非日常所見的動物，甚至還有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麒麟」，或者「禽、獸」等表示通稱的書面語，顯示《華西辭典》比《化人話簿》更為傾向於高端語。至於《正音鄉談》，因為作者目的是學習高端語（正音），所挑選的語詞除了常見的動物外，更多古代文獻所列的各種禽獸名稱。

其次，Ferguson (1959) 也提到高端語通常有悠久的文學或書面語的歷史，而低端語通常缺乏正規的書面形式，漢語也是如此。歷史上正音／通語主要用來創作或記錄，因此不乏書面資料，相對的，方言往往散見於一些片段的紀錄，如唐宋時期開始，在一些筆記、文集中有閩方言的零星記載（黃沚青 2014：2）。到了明代才有較完整豐富的閩南方言文獻，《正音鄉談》正是其中之一。透過該書詳列的閩南語與正音的對比，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當時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華西辭典》雖然記錄閩南語與西班牙語的對譯，但是漢字釋義時傾向於用單音節的書面語，而非閩南語的用字，以《華西辭典》頁 44 中與人物相關的語詞為例：「妻」對應的拼音是雙音節「simpu」，這是「妻」的閩南語詞（「新婦」），而非「妻」的讀音；再如「婢」的拼音為「nou pi（奴婢）」、「僕」為「lou chai（奴才）」，釋義漢字都是書面語，拼音是閩南語；而「農」拼為「cho chan（做塍／田）」、「士」為「tac che（讀冊）」，閩南語詞都是以動作代表其身分，這些例子顯示，《華西辭典》中釋義的漢字傾向以正音（書面語）為主，拼音才是閩南語詞。

《化人話簿》的人物門列了 72 個語詞（頁 16-18），除了一些官職（如「王、大／小判、兵、夥長」等）、親屬稱謂、人稱代詞與其他跟人物相關的名詞，如「箇 kán 仔、女婢」是口語與書面語並陳，而「醉僕、好僕、男娼、女娼、啞人、跛腳人、白賊、癩疾、麻面人、烏鬼、聾」等則是正面或負面、有殘疾的日常所見的各種人物語詞都收錄。相對的，《華西辭典》在這方面語詞不多，只有 42 個，其中親屬稱謂（25 個）就超過一半，再扣除「婢、僕、娼」外，剩餘的部分則是職業與人稱代詞。

當《化人話簿》或《華西辭典》在進行西班牙語與閩南語的對譯，遇上多義詞時，在翻譯過程中有時會有些不同。如「舅」這個稱謂可指：(1) 母親的兄弟，(2) 妻子的兄弟，現代閩南語一般以「阿／母舅」與「舅仔（大／小舅子）」加以區別。在《華西辭典》頁 41 中，「舅」與「姨」、「姈」右側的原文分別為 fr.

uxoris、soror uxoris 與 uxor fris.,<sup>15</sup> 指的是妻子的兄弟、姐妹等；而《化人話簿》中，「舅」漢字音譯為「綿君雅羅」mi（我的）cuñado（頁 17），與「姐夫」漢字音譯為「居雅羅」也是 cuñado（頁 17），顯然此處「舅」是用來表示自己的同輩；而 cuñado 泛指男性同輩姻親，所以可對譯「舅子」與「姐夫」，除了反映出中西文化親屬稱謂的不同外，看來當時一起飄洋過海的主要是同輩的「舅子」而非長輩「母舅」。再如《化人話簿》頁 26 顏色詞的「青」為「亞如」azul，「藍」記為「亞須如」açul，二者語音稍有差異，其實都是藍色之意；但《華西辭典》中「青」字的西班牙文為 verde claro（頁 45），是淺綠色之意，似乎這兩份文獻對「青」的理解有不同。其實在歷史上或現代閩南語辭典中，「青」就兼有藍（「青天」）與綠（「青草」）兩種顏色，翻譯者僅提供其中一個用法。

### (三) 詞彙的變化

這三份語料中，有些詞彙在當時的用法與現代閩南語不同，顯示這些語詞經歷了詞義或語法的變化，以下分別以人物門、鳥獸門的語詞和否定詞為例加以說明。

#### 1. 詞義變化

詞彙的詞義往往隨著時間或區域的不同，而產生變化，底下以人物門的語詞為例，呈現詞義古今的不同。

「親婦」／「妻」：《正音鄉談·人物門》中鄉談出現「親婦」一詞對應正音為「媳嬪」（哈佛版頁 9），「嬪」為「婦」的異體字，「媳婦」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sup>16</sup>（以下簡稱《國語辭典》）有兩種解釋：(1) 稱兒子的妻子，(2) 妻子；對照鄉談中另有「妻」是妻子的用法，此處「親婦」是指「兒子的妻子」。然而在《華西辭典》「妻」的拼音卻是「simpu」，「親婦」與「simpu」語音相近，意味著十七世紀的「親婦、simpu」可兼指妻子或兒子的妻子，與現代臺灣閩南語不同，《教典》寫做「新婦」，「新婦 sin-pu」的解釋為「稱呼兒子的妻子」，而非妻子。<sup>17</sup>《化人話簿》相關的語詞是「夫妻」（頁 17），音譯的漢字為

<sup>15</sup> fr. uxoris、soror uxoris 與 uxor fris. 是拉丁文而非西班牙文，其中 fr. uxoris 的 fr. 應是 frater 的縮寫，fr. uxoris 相當於英文的 brother of his wife；soror uxoris 則相當於英文的 sister of his wife；而 uxor fris. 的 fris. 是 frateris 的縮寫，uxor fris. 相當於英文的 wife of his brother。至於此處註釋為何採用拉丁文而非西班牙文，還有待了解。

<sup>16</sup> 網址：<https://dict.revised.moe.edu.tw/?la=0&powerMode=0>。

<sup>17</sup> 除了時代差異，另一種可能是區域性的差異，如同「媳婦」在中國大陸的普通話常指妻子，在臺

「葛沙羅」，對應的西班牙語 *casado* 表已婚，<sup>18</sup> 這個稱謂並未區分夫或妻。

「白賊」／「光棍」：在《正音鄉談》人物門中有「白賊仔」（哈佛版頁 10），底下對應的正音有：(1) 打光棍，(2) 拐子、佢子。在現代漢語中，「打光棍」的意思是「單身獨居」（參《國語辭典》解釋），意思差別很大，若將《正音鄉談》「打光棍」解釋為單身，似乎有點突兀。對照《化人話簿》「白賊」（頁 17）漢字標音為「民知踏」，對應的西班牙語 *mentira* 是「謊言」之意；跟現代閩南語的用法類似，如《教典》中「白賊」也是謊話，若是指人之詞有「白賊七仔」，《教典》的解釋為「民間故事裡擅長用謊言騙人的人物，現在多用來指說謊的人」。我們在《化人話簿》人物門中也找到「光棍」一詞（頁 17），音譯為「無耶哥」，西班牙文為 *bellaco*，是指壞蛋、惡棍（連金發 2023：309）；之後在《華西辭典》中也找到「光棍」一詞（頁 109），其西文為 *vellaco*，與 *bellaco* 應為音變關係，足以證實當時正音的「（打）光棍」應為負面義。

「先生」／「教師」：「先生」在古代用法頗多，如對老師的尊稱、對有專業技能者的尊稱（《國語辭典》），在《正音鄉談》人物門的術業這個小類（哈佛版頁 9）中鄉談所列的「先生」，正音以「師傅、<sup>19</sup> 業師」對應；且「學生」（對應的正音為「徒弟」），除了指在學學生外，也可指稱修業學藝者，顯示當時「先生」並非單指老師。「教師」在現代漢語主要指「教授學生，傳授知識的人」，但早期文獻可指「教授武術或戲劇歌藝的人」，如《金瓶梅》第九十回：「月娘眾人蹤著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著，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國語辭典》）。而《正音鄉談》中「教師」與「打拳」一詞並列（哈佛版頁 10），且對應的正音為「打手、行手、棍手」等詞，表示當時正音「教師」並未用於老師。

《化人話簿》的「先生」漢字記音為「其厘士」（頁 16），可能是西文 *clero* 一詞，其義為教士、牧師。《化人話簿》中「師阜」（漢字標音為「班乃」）（頁 17）尚未找出對應的西班牙語。<sup>20</sup> 有趣的是，《華西辭典》中「師父」並未加註原文，但與「裁縫、鞋匠、皮匠」等詞並排（頁 57），<sup>21</sup> 另有「士」一詞，與

灣的通用語往往指兒子的妻子，可能現在福建有部分地區的「新婦」是指妻子，這一點有待未來的調查。

<sup>18</sup> 西班牙語有些語詞性別是以詞尾的變化形式表示，如 *casado* 亦可表示「夫」，對應 *casada* 「妻」，或許《化人話簿》的作者在此處對譯的過程中忽略性別的區分。

<sup>19</sup> 哈佛版或早稻田版形似「師傅」，此處依據吳守禮 (2006[1977]: 20) 改為「師傅」。

<sup>20</sup> Lien (to appear) 認為「班乃」是借自馬來語的 *pandai* ‘craftsman, blacksmith’。

<sup>21</sup> 「師阜」的「師」在現代閩南語有兩讀：讀為「sai1 hu7」多指從事手工製作技藝的人，讀為「su1 hu7」則是對僧侶、道士的稱呼，亦即「師 sai1」用於指工匠，「師 su1」指精神或非俗眾的世

「農、工、賈」並排（頁 44），其拼音卻是 tac che（讀冊），以動作代表身分或職業。

「通事」：《正音鄉談》雖非為了學習外語而做，但是也出現「通事<sup>22</sup>」一詞（哈佛版頁 10），同時標示另一種說法為「通番人」，其對應的正音為「象胥<sup>23</sup>」；《化人話簿》中雖然未列此詞，但《話簿》第二類中也出現「通事」一詞。文化部的《臺灣大百科全書》認為「通事」這個制度起源於荷蘭時期（鄭榮 2023：364），不過明代官方體系中已經出現「通事」一職，如「各國通事洪武永樂以來，設立御前答應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統屬一十八處小通事。總理來貢四夷，並來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有一應夷情，譯審奏聞。嘉靖初，革去大通事。其小通事悉屬提督官。凡在館鈐東夷人，入朝引領、回還伴送，皆通事專職」（《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九·賓客·會同館》），接著又提到：「凡通事額員，成化五年奏定，小通事額數，總不過六十名。遇有病故及為事等項革去職役者，照缺選補。若事繁去處丁憂有過三名者，量補一名，計四夷一十九處額設通事六十員名」。<sup>24</sup> 就這兩段文字來看，「通事」屬於官方職務，而《華西辭典》收錄的官職極少（僅見「王」一詞），因此辭典中未見該詞。

## 2. 語序

《正音鄉談》收詞豐富，詞彙都是以當時的閩南語與官話並陳的方式呈現，非常適合用來做為閩南語與官話的構詞對比分析的材料，而《化人話簿》或《華西辭典》收詞少，偶見相關材料，可做為輔助。以語序為例，現代閩南語有不少雙音詞與通語<sup>25</sup> 出現同素異序的現象，如：「熱鬧—鬧熱、要緊—緊要、長久—久長、蔬菜—菜蔬、手腳—腳手、前進—進前、喜歡—歡喜」等，這些詞的構成語素相同但語序卻相反，就兩者語義而言，有三種情況：(1) 語義相同，如「熱鬧—鬧熱」；(2) 語義相近或相關，如通語「喜歡」的辭典解釋為「快樂」或「喜愛」，而閩南語「歡喜」是感到高興、愉快之意；(3) 有的語義全然無涉，如通語「前

界，或可視為高低端用語的區別。

<sup>22</sup>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譯者……。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義，皆譯之名也。」

<sup>23</sup> 「胥」泛指小吏，「象」在《正音鄉談》中標記為上聲，根據《漢典》，「象胥」的釋義為：「古代接待四方使者的官員。亦用以指翻譯人員。」《漢典》，網址：<https://www.zdic.net/>。

<sup>24</sup> 筆者修正其標點，以方便閱讀。

<sup>25</sup> 現代官話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臺灣早期為「國語」，近年改稱「華語」，為了避免與《華西辭典》中的華語混為一談，本文稱現代官話為「通語」。

進」是時間或空間向度上，往前邁進，而閩南語「進前」是多義詞，有「以前、從前；之前；向前、前進」等用法。

其實上述這些同素異序詞都曾存在歷史文獻中，他們是古代漢語從單音詞轉向雙音詞的演變過程中，語音形式尚未固定的過渡形式，如「長久—久長」可追溯到上古，「前進—進前」在《韓非子》中已經出現，而「手腳—腳手」出自《朱子語類》（周玟慧 2007）。這些同素異序詞經過競爭，可能淘汰其中一詞，可能產生分工，或者是方言各自保留其中一個語序。如「長久—久長」到《朱子語類》中仍然並存，但《華西辭典》僅見「久長」一詞（頁 81）。再以近代漢語出現的「要緊—緊要」為例，到了現代通語中，「要緊」可做謂語，「緊要」主要做為定語，二詞分工；現代閩南語僅有「要緊」一詞。然而在《正音鄉談》中出現單音節「緊」的用例，「不是緊事」（鄉談）與「怎麼要緊事」（正音）的對應（早稻田版下冊頁 66），未見「緊要」的例子。

在現代通語對應閩南語的異序詞中，還有一組極具代表性：「客人—人客」是賓客、顧客義；同時，閩南語也有「客人」一詞，卻是指稱「客家人」。然而在《正音鄉談》與《化人話簿》也列了「客人」，但沒有「人客」。《正音鄉談》的「客人」，對應的正音為「客官」（哈佛版頁 10）；而《化人話簿》「客人」的漢字標音為「磨六甲犁」（頁 16），<sup>26</sup> 連金發 (2023: 325) 推測是塔加洛語的 mángangalakal，表示商人之意，都與客家人無關。其佐證資料為歷史文獻中早在十三世紀「客人」這個詞就有「客商」的解釋，如南宋《宣和遺事》前集：「令客人赴官請引」，但這些文獻中未見異序詞「人客」。不過吳守禮 (2007) 明嘉靖版《荔鏡記》的分類詞彙中，整理出好幾個跟「客」相關的語詞，這些「客」的語義略有不同，包括：(1)「田客」（種田者）、「佃客」（田主稱租田而種者或租田者的謙稱）（頁 30），(2)「主客」（顧客），(3)「客人」、「人客」（賓客），(4)「磨鏡客」（有某類特長的人），(5)「小客」（謙稱）（頁 34-35）。這份文本顯示，早期閩南語「客人」、「人客」原本都是賓客義，之後「客人」專指客家人，<sup>27</sup> 而「人客」指賓客或顧客，二者產生分工現象。

<sup>26</sup> 「磨六甲犁」之「犁」原書為「上物下牛」，是「犁」的異體字。

<sup>27</sup> 施添福 (2014) 綜合前人研究指出，清代的戶籍制度上，「客民、客子、山客、客人、客仔、客莊」等是相對於「土著」（生番、熟番及清領前落籍臺灣的漢人）的名稱，指移住臺灣的閩、粵移民；但就省籍制度而言，「客人、客仔」等就專指客家人（粵移民）。

### 3. 動物的性別詞尾與小稱

現代閩南語另一個很常用來舉例說明語序差異的是表動物性別的「公／母」，如閩南語「雞公／母」對應華語的「公／母雞」。但這三份資料中「公」之外還用到「牯」，這個標記在臺灣的閩南語已經不用了。底下以哈佛版的例子說明：

表一：《正音鄉談》中表動物性別的詞（頁 29-33）

鄉談	正音
鷄鵝；鷄鵝仔	雄鷄、公鷄；公鷄子
鷄旦（生的）	孕鷄、小母鷄
鴨公；鴨母	雄鴨；母鴨
水牛牯； <sup>28</sup> 水牛母	水公牛；水牛母
狗公；狗母	公狗；母狗

在表一中，「鷄鵝、鴨公、狗公／母」等在現代閩南語中仍持續使用；《化人話簿》列「雞公／母」二詞（頁 26）；《華西辭典》「雞公」之「公」的記音卻是 cac（頁 13），即《正音鄉談》的「鷄鵝」。

「牯」這個詞在臺灣閩南語已經不用，<sup>29</sup> 連《台日大辭典》<sup>30</sup> 都找不到，對應的為「犧 (káng)」指「發育完成、體格雄壯的有角雄性動物」，《教典》所列的例子有「牛犧、羊犧、鹿犧」；但《華西辭典》也有「猪牯、羊牯」的例子（頁 13），顯示早期閩南語的動物使用這個詞。

小稱詞如通語的「兒、子」，首先從名詞的稱小而來，即用於表示幼小的或形體小的人或事物，如《世說新語》中「猿子、雞子」指小猿或雞蛋，但現代漢語中「子」多半失去小稱的功能，如「桌子」。閩南語「仔」尾的情況類似「子」，如表二所示：

<sup>28</sup> 「牯」本指割去生殖器的公牛。明張自烈《正字通·牛部》：「牯，俗呼牡牛曰牯。」（《國語辭典》）。

<sup>29</sup> 「牯」目前仍用於臺灣客語，如《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原指割去生殖器的公牛，後泛指雄性的牲獸。例：牛牯（公牛）」，相關語詞還列了「羊／狗／馬／貓牯」等。《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網址：<https://hakkadict.moe.edu.tw/>。

<sup>30</sup> 《台日大辭典》有上下冊，日本語言學家小川尚義主編、台灣總督府出版，分別於 1931、1932 年出版；目前網路也可以搜尋，網址：<https://taigi.fhl.net/dict/>。

表二：《正音鄉談》中「仔」尾（頁 30、33）

鄉談	正音
牛牯仔	小牯牛
牛仔	牛犢 <sup>31</sup>
小狗仔	奶狗、乳狗

表二中，「（牛牯）仔」對應「小」或「犢」，顯示此處「仔」有小之意，但是「小狗仔」在「狗仔」之前還加上「小」，意味著「仔」有虛化現象；而《台日大辭典》中「牛仔子=牛仔」（頁 394），「牛仔」解釋為「kiáa 牛」（即圍牛），表示在這個階段「仔」尾還保留小稱用法，但是到了《教典》「牛仔圍」的解釋：「犢。小牛」，需再加上「圍」表示小義，顯示「仔」尾已虛化為詞綴。

#### 4. 否定詞

現代閩南語的否定詞，包括「不 m7<sup>32</sup> 無、袂、未」等，其中「不」與「無」可視為基本的否定詞，「無」修飾形容詞或動詞，是對存在、狀態和動作的否定，而「不」是與意念有關的否定。然而早期閩南語卻多半選擇「不」來修飾靜態動詞或形容詞，包括「快活、平、好、光、好、睏、痛、疼、真」等（Yang 2017；連金發 2018）。在《正音鄉談》、《化人話簿》或《華西辭典》也有類似的情況。

《正音鄉談》的否定詞「不」、「無」或「莫」零星出現在前十六門中，第十七門「通用門」中雖然有不少帶「不」的語詞，但是該門沒有正音與鄉談的對應，而且有些詞（如「一發不理」）在其他門已經出現過，且標註為正音，因此底下對《正音鄉談》否定詞的討論就以前十六門的例子為限。《化人話簿》的否定詞主要出現在人事門的語詞及後面六頁的句子中，《華西辭典》<sup>33</sup> 的否定詞「無」與「不」出現在頁 65，之後所列語詞就有肯定與否定形式並陳（如頁 79 的「敢、不敢」），或者句子中也有。

《正音鄉談》的否定詞<sup>34</sup> 以「不」居多，如「心不欢喜、不快活、不好口斗

<sup>31</sup> 「犢」為小牛之意（《國語辭典》）。

<sup>32</sup> 「m7」漢字寫做「毋、不、唔」等，教育部規範用字雖為「毋」，因早期閩南語的文獻多採用借義的訓讀字「不」，本文沿用之。

<sup>33</sup> 《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的否定詞討論，改寫自鄭繁（2024）的第三小節。

<sup>34</sup> 本段否定詞以早稻田版為例加以說明。

(揀食)、不用拂」等(上冊頁 24、30、39、47)，「無」或「莫」等偏少，前者搭配名詞，如「無枝樹、無閒」(上冊頁 47；下冊頁 65)，後者出現在動詞前如「莫相怪」(下冊頁 65)；《正音鄉談》沒有完整句子，否定詞都出現在動詞或形容詞前(如「不住厝、不能記得、不自在」(上冊頁 24；下冊頁 3、65))，或語詞中(如「說不通」(上冊頁 19-20))。《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中，否定詞有「不、無、袂、未、勿、莫」，出現的位置較為多樣化；「不」可以修飾形容詞，如《華西辭典》的「不公平、不到重」(頁 153、101)。基本上，「不、無、袂、未、勿、莫」在這兩個文本中主要出現在動／形容詞前，《化人話簿》的「無」有兩次在動詞後：「你去大明買無拙賤」(你去大明國買不到這樣便宜的)、「只樣價勿各處買無」(這樣價錢別處買不到)(頁 29、30)，「不」則出現一次在動補之間「筭不着」(頁 22)；《華西辭典》的「不、無、袂、未」也都有在句末的例子，為數不多，以下各舉一例：

「不」：尔爱亦不(你要或不要？)(頁 91)

「無」：你有亦無(你有或沒有？)(頁 95)

「袂」：能<sup>35</sup> 可好亦袂(會比較好或不會？)(頁 99)

「未」：去亦未(去了沒？)(頁 99)

上述例子顯示，這些否定詞出現在疑問句句末時，都和肯定句中的動詞或情態詞有對當的關係，這一點跟 *Lexilogus* 的情形類似(連金發 2018)。底下針對動／形容詞前的否定詞加以說明。

《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的否定詞「不」的使用頻率比「無」來得高，「不」的修飾對象包括情態詞、動詞與形容詞，而「無」以名詞(如「無閑、無人情」(《化人話簿》頁 20、22))為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少部分《華西辭典》的動詞、情態詞及形容詞使用「不」或「無」，與《化人話簿》正好相反，如《華西辭典》的「不+可 (tang)/定」對應《化人話簿》的「無+通/定」，而《化人話簿》的「不+還」在《華西辭典》反而是用「無+還」，顯示當時「無」的用法出現變化。至於《化人話簿》中出現的「不可」、「無通」，前者都出現在祈使句中，如「不可過限」(頁 23)，而「無通」僅見於「貨無通度我賣……」(頁 30)，語法功能不同。《化人話簿》的「勿」對照 Yang (2017) 的文本來看，可能是「不+愛」或「不+使」合音的結果，但在《華西辭典》中仍保持詞組形式「不+愛」未見合音。

<sup>35</sup> 《華西辭典》為「能」標註的拼音為「ei」(頁 99)。

《正音鄉談》、《華西辭典》與《化人話簿》的主要共同點是「不」用法類似現代通語的「不」，可否定情態動詞、一般動詞跟形容詞。其中《華西辭典》的「不在厝」（頁 87）對應《化人話簿》的「不在家」（頁 23），雖然用字上有不同，但都是用「不」否定「在厝」，反觀臺灣閩南語已經改用「無」來否定了。而「無」則做為動詞，後接名詞，如這三個文本都出現「無閑／閒」。

#### 四、結論與餘論

《正音鄉談》、《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都是十七世紀左右以閩南語書寫或拼音、用來學習第二語言的雜字，但是因為學習者與其目標的不同，在收詞數量、體例及編排上有所不同。就三書中人物門、鳥獸門語詞或否定詞的比較結果來看，當時的閩南語詞彙和一些語法特點，與現代臺灣的閩南語稍有不同。

在《正音鄉談》中觀察到當時有部分量詞的使用異於今日，如鄉談「一頭猪」對應正音「一口猪」、「一个狗」對應「一隻狗」，在臺灣閩南語中「猪」跟「狗」都是用「隻」，這個古今差異還有待未來進一步整理分析。可惜小稱詞與量詞在《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未見相關語詞，無法參照討論。

另外，《華西辭典》與《化人話簿》的鳥獸門詞彙數量有些差距，與兩者目的不同有關；再如《化人話簿》人物門的官銜如「王」、「大頭目」、「三王」分別表示「主事的首領」、「都督」、「聽訴官 (oidor)」（連金發等 2020），這些官員名稱與《正音鄉談》不同，各類所收詞彙內容反映了作者當時的社會與文化內涵，也有待未來深入分析；《化人話簿》與《華西辭典》當中還有不少語詞不易辨識，這些都有待未來做深入且較全面的探討。

## 引用書目

-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Jiaoyubu chongbian Guoyu cidian xiudingben*，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la=0&powerMode=0>，2023年11月5日瀏覽。
-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Jiaoyubu yitizi zidian*，<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dictView.jsp?ID=36835>，2024年9月28日瀏覽。
- 《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Jiaoyubu Taiwan Keyu cidian*，<https://hakkadict.moe.edu.tw/>，2024年10月6日瀏覽。
-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Jiaoyubu Taiwan Minnanyu changyongci cidian*，  
<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2023年11月5日瀏覽。（2024年8月改稱  
《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
- 《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Xinke zengjiao qieyong zhengyin xiangtan zazi daquan*，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手寫本 Zaodaotian daxue tushuguan cang shouxieben，[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ho04/ho04\\_00460/ho04\\_00460\\_0001/ho04\\_00460\\_0001.pdf](https://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ho04/ho04_00460/ho04_00460_0001/ho04_00460_0001.pdf)，2023年11月11日下載。
- 《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Xinke zengjiao qieyong zhengyin xiangtan zazi daquan*，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Hafo daxue Hafo Yanjing tushuguan cang Mingmo keben，<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81051450203941>，2022年10月15日下載。
- 《漢典》*Handian*，<https://www.zdic.net/>，2024年9月28日瀏覽。
- 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台日大辭典》*Tai Ri dacidian*，台語信望愛站據台灣總督府 1931-1932 年版數位化 Taiyu Xinwang'ai zhan ju Taiwan zongdufu 1931-1932 nian ban shuweihua，<https://taigi.fhl.net/dict/>，2023年11月5日瀏覽。
- 火原潔 Huo Yuanjie，《華夷譯語》*Huayi yiyu*，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回館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Huihuiguan ben，<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6761.cn/page/n1/mode/2up>，2022年10月15日下載。  
\_\_\_\_，《華夷譯語》*Huayi yiyu*，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百譯館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Baiyiguan ben，<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6757.cn/page/n1/mode/2up>，2025年7月4日下載。
- 火源涵 Huo Yuanhan（火原潔 Huo Yuanjie），《華夷譯語》*Huayi yiy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7。
- 王建軍 Wang Jianjun，〈傳統社會民間蒙學讀物——雜字文獻研究述評〉“Chuantong shehui minjian mengxue duwu: zazi wenxian yanjiu shuping”，《廣西

- 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Gu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5，桂林 Guilin：2016，頁 110-117。
- 何彎家 Ho Pei-chia，〈《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書志〉“*Xinke zengjiao qieyong zhengyin xiangtan zazi daquan shuzhi*”，《書目季刊》*Shumu jikan*，51.4，臺北 Taipei：2018，頁 67-71。
- 吳守禮 Wu Shou-li 校註，《什音全書中的閩南語資料研究》*Shiyin quanshu zhong de Minnanyu ziliao yanjiu*，新北 New Taipei：從宜工作室 Congyi gongzuoshi，2006[1977]。
- \_\_\_\_\_, 《明嘉靖刊荔鏡記分類詞彙》*Ming Jiajing kan Lijingji fenlei cihui*，新北 New Taipei：從宜工作室 Congyi gongzuoshi，2007。
- 吳昕泉 Louis Ianchun Ng，〈閩南語書寫系統的特殊寫法舉隅：以海外閩南語文獻為例〉“*Minnanyu shuxie xitong de teshu xiefa juyu: yi haiwai Minnanyu wenxian wei li*”，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Guoli Gaoxiong shifan daxue、台灣語文學會 Taiwan yuwen xuehui 主辦，「第十五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Di shiwu jie Taiwan yuyan ji qi jiao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高雄 Kaohsiung：2024 年 11 月 15-16 日。
- 吳蕙芳 Wu Huey-fang，《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Ming Qing yilai minjian shenghuo zhishi de jiangou yu chuand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07。
- \_\_\_\_\_, 〈江戶時期中國雜字書在日本的流傳〉“*Jianghu shiqi Zhongguo zazishu zai Riben de liuchuan*”，《輔仁歷史學報》*Furen lishi xuebao*，21，新北 New Taipei：2008，頁 43-98。
- \_\_\_\_\_, 〈《萬書萃寶》中的〈雜字門〉——兼論民間日用類書與雜字書的關係〉“*Wan shu cuibao zhong de ‘Zazimen’: jian lun minjian ryiyou leishu yu zazishu de guanxi*”，《書目季刊》*Shumu jikan*，52.4，臺北 Taipei：2019，頁 17-29。doi: 10.6203/BQ.201903\_52(4).0002
- 李坤翰 Lee Kunhan，〈十七世紀閩南人與塔加祿人的語言及生活交流：以《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為例〉“*Shiqi shiji Minnanren yu Tajialuren de yuyan ji shenghuo jiaoliu: yi Aogusite gongjue tushuguan Feilübin Tangren shougao wei li*”，《季風亞洲研究》*Jifeng Yazhou yanjiu*，13，新竹 Hsinchu：2021，頁 49-71。
- 李國慶 Li Guoqing，〈雜字研究〉“*Zazi yanjiu*”，《新世界圖書館》*Xin shijie tushuguan*，9，南京 Nanjing：2012，頁 61-66。
- 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張正諺 Jang Jeng-yan、吳昕泉 Louis Ianchun Ng，〈《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研究初探〉“*Aogusite gongjue*

- tushuguan Feilübin Tangren shougao yanjiu chutan*”，《季風亞洲研究》*Jifeng Yazhou yanjiu*，8，新竹 Hsinchu：2019，頁 93-117。
- 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 等主編，《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一：西班牙—華語辭典》*Minnan-Xibanya lishi wenxian congkan 1: Xibanya-Huayu cidian*，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2018。
- \_\_\_\_\_,《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二：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Minnan-Xibanya lishi wenxian congkan 2: Aogusite gongjue tushuguan Feilübin Tangren shougao*，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2020。
- \_\_\_\_\_,《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四：華語—西班牙語辭典》*Minnan-Xibanya lishi wenxian congkan 4: Huayu-Xibanyayu cidian*，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臺南 Tainan：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Guoli Taiwan lishi bowuguan，2022。
- 李葆嘉 Li Baojia，《中國語言文化史》*Zhongguo yuyan wenhua shi*，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2003。
- 周玟慧 Chou Wen-huei，〈並列式雙音異序結構管窺〉“Binglieshi shuangyin yixu jiegou guankui”，《東海中文學報》*Donghai Zhongwen xuebao*，19，臺中 Taichung：2007，頁 321-344。doi: 10.29726/TJCL.200707.0013
- 易 華 Yi Hua，〈多民族文化透視：十二獸與曆法〉“Duo minzu wenhua toushi: shi'er shou yu lifa”，《百科知識》*Baike zhishi*，8，北京 Beijing：1994，頁 56-57。
- 施永瑜 Shi Yongyu，〈《正音鄉談》中所見閩南方言初探〉“Zhengyin xiangtan zhong suo jian Minnan fangyan chutan”，《閩臺文化研究》*Min Tai wenhua yanjiu*，2，漳州 Zhangzhou：2019，頁 73-89。
- 施添福 Shih Tien-fu，〈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Cong ‘Kejia’ dao Kejia 3: Taiwan de Keren chengwei he Keren rentong (shang pian)”，《全球客家研究》*Quanqiu Kejia yanjiu*，3，新竹 Hsinchu：2014，頁 1-109。
- 徐 梓 Xu Zi，《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Mengxue duwu de lishi toushi*，武漢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1996。
- 高田時雄 Takata Tokio，〈SANGLEY 語研究的一種資料——彼得·齊瑞諾的『漢西辭典』〉“SANGLEY yu yanjiu de yi zhong ziliao: Bide Qiruinuo de Han Xi cidian”，收入陳益源 Chen Yi-yuan 主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Minnan wen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臺南 Tainan：國立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Guoli chenggong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 2009 , 頁 663-671 。

張志公 Zhang Zhigong , 《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及書影》 *Chuantong yuwen jiaoyu jiaocai lun: ji mengxue shumu ji shuying*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1992 。

連金發 Lien Chinfa , 〈疑問和否定語式初探：以 Lexilogus (1841) 的漳腔福建話為例〉 “Yiwen he fouding yushi chutan: yi Lexilogus (1841) de Zhangqiang Fujianhua wei li” , 《臺灣語文研究》 *Taiwan yuwen yanjiu* , 13.2 , 臺北 Taipei : 2018 , 頁 213-246 。doi: 10.6710/JTLL.201810\_13(2).0003 。

\_\_\_\_\_, 〈多元語言生態研究：語言的傳播、交流、適應和全球在地化〉 “Duoyuan yuyan shengtai yanjiu: yuyan de chuanbo, jiaoliu, shiying he quanqiu zaidihua” , 收入蘇嘉宏 Su Chia-hung 主編 , 《西班牙時代的艾爾摩莎》 *Xibanya shidai de Ai'ermosha* , 高雄 Kaohsiung : 國家海洋研究院 Guojia haiyang yanjiuyuan , 2023 , 頁 301-338 。

連金發 Lien Chinfa 、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 、鄭縈 Cheng Ying , 〈「佛郎機化人話簿」探索：從音韻和詞彙入手〉 ““Folangji huaren huabu’ tansuo: cong yinyun he cihui rushou” , 《季風亞洲研究》 *Jifeng Yazhou yanjiu* , 10 , 新竹 Hsinchu : 2020 , 頁 37-67 。

陳文俊 Chen Wen-jun 、鄭縈 Cheng Ying , 〈《佛郎機化人話簿》閩南語漢字書寫初探〉 “Folangji huaren huabu Minnanyu Hanzi shuxie chutan”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Guoli qinghua daxue Taiwan yuyan yanjiu yu jiaoxue yanjiusuo 主辦 , 「第三屆本土語言研討會暨教學教案競賽」 “Di san jie bentu yuyan yantaohui ji jiaoxue jiao'an jingsai” , 新竹 Hsinchu : 2019 年 10 月 5 日 。

游汝杰 You Rujie , 〈中國古代文化制度與語言演變〉 “Zhongguo gudai wenhua zhidu yu yuyan yanbian” , 《語言戰略研究》 *Yuyan zhanlue yanjiu* , 6.1 , 北京 Beijing : 2021 , 頁 26-35 。

雅保多 Iaccarino Ubaldo 著 , 賴彥塵 Andrew Yen-chen Lai 、林宏澤 Lin Hong-ze 、吳昕泉 Louis Ianchun Ng 譯 ,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四：華語—西班牙語辭典》導讀〉 “Minnan-Xibanya lishi wenxian congkan 4: Huayu-Xibanyayu cidian daodu” , 收入李毓中 Fabio Yuchung Lee 等主編 , 《閩南—西班牙歷史文獻叢刊四：華語—西班牙語辭典》 *Minnan-Xibanya lishi wenxian congkan 4: Huayu-Xibanyayu cidian* , 新竹 Hsinchu :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 臺南 Tainan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Guoli Taiwan lishi bowuguan , 2022 , 頁 3-24 。

- 馮 蒸 Feng Zheng, 〈「華夷譯語」調查記〉“‘Huayi yiyu’ diaocha ji”, 《文物》*Wenwu*, 2, 北京 Beijing : 1981, 頁 57-68。doi: 10.13619/j.cnki.cn11-1532/k.1981.02.01
- 黃沚青 Huang Zhiqing, 《明清閩南方言文獻語言研究》*Ming Qing Minnan fangyan wenxian yuyan yanjiu*, 杭州 Hangzhou : 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Zhejiang daxue boshi lunwen, 2014。
- 楊 琳 Yang Lin, 〈《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考述〉“*Xinke zengjiao qieyong zhengyin xiangtan zazi daquan kaoshu*”, 《中國典籍與文化》*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4, 北京 Beijing : 2015, 頁 107-111。doi: 10.16093/j.cnki.ccc.2015.04.016
- 劉迎勝 Liu Yingsheng, 《《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Huihuiguan zazi*” *yu “Huihuiguan yiyu” yanjiu*, 北京 Beijing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08。
- 鄭 繁 Cheng Ying, 〈當閩南語遇見外語——以十七、十八世紀呂宋與臺灣的資料為例〉“*Dang Minnanyu yujian waiyu: yi shiqi, shiba shiji Lüsong yu Taiwan de ziliao wei li*”, 收入蘇嘉宏 Su Chia-hung 主編, 《西班牙時代的艾爾摩莎》*Xibanya shidai de Ai'ermosha*, 高雄 Kaohsiung : 國家海洋研究院 Guojia haiyang yanjiuyuan, 2023, 頁 339-366。
- \_\_\_\_\_, 〈十七世紀閩南語域外文獻的否定詞〉“*Shiqi shiji Minnanyu yuwai wenxian de foudingci*”,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Guoli Gaoxiong shifan daxue、台灣語文學會 Taiwan yuwen xuehui 主辦, 「第十五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Di shiwu jie Taiwan yuyan ji qi jiao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 高雄 Kaohsiung : 2024年11月15-16日。
- 戴元枝 Dai Yuanzhi, 《明清徽州雜字研究》*Ming Qing Huizhou zazi yanjiu*,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2017。
- 鍾慧珍 Zhong Huizhen, 《《正音鄉談》鄉談詞語研究》“*Zhengyin xiangtan*” *xiangtan ciyu yanjiu*, 鄭州 Zhengzhou : 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Henan daxue shuoshi lunwen, 2021。doi: 10.27114/d.cnki.ghnau.2021.001963
- 簡宏逸 Chien Hung-yi, 〈從古契字論臺灣地名表記的傳統規範機制〉“*Cong gu qizi lun Taiwan diming biaoji de chuantong guifan jizhi*”, 《臺灣語文研究》*Taiwan yuwen yanjiu*, 8.1, 臺北 Taipei : 2013, 頁 17-39。doi: 10.6710/JTLL.201303\_8(1).0002
- Ferguson, Charles A. “Diglossia,” *Word*, 15.2, 1959, pp. 325-340. doi: 10.1080/00437956.1959.11659702

- Lien Chinfa. "Observations on a Hokkien-Spanish Parallel Manuscript: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and Loanword Adaptation," to appear.
- Yang Yu-ju.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iachrony of the Negators 'm<sup>7</sup>', 'bo<sup>5</sup>', 'be<sup>7</sup>', 'bue<sup>7</sup>', and 'mai<sup>3</sup>' in Southern Min,"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17.

## A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Collected in 16th and 17th-Century Domestic and Overseas Hokkien *Zazi*

**Cheng Ying**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hengying@mx.nthu.edu.tw

**Lien Chinfa**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flien@mx.nthu.edu.tw

**Fabio Yuchung Le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yuchunglee@gmail.com

### ABSTRACT

*Zazi* 雜字 refers to works compiled by categorizing and gathering words that share certain associations. Among such collections written in Hokkien, *Xinke zengjiao qieyong zhengyin xiangtan zazi daquan* 新刻增校切用正音鄉談雜字大全 (*Newly Revised and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Miscellaneous Characters in Mandarin and Hokkie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is book was compil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y people in the Hokkien-speaking regions to help them learn the official Mandarin of the time through a vocabulary collection contrasting Hokkien and Mandarin. In the 17th century, materials related to Hokkien from the Philippines included the *Folangji huaren huabu* 佛郎機化人話簿, a dictionary for Hokkien speakers learning Spanish, while the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was compiled by a Spanish missionary to learn Hokkien. Although neither of these works bears the title “zazi,” they sh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compilation method: categorized arrangement, word-focused, without forming coherent texts or rhymed verses. Although all three works included Hokkien and were intended for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the vocabulary selection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pective goals. Some lexical items used at that time differ from modern Hokkien, indicating that these words have undergone semantic or grammatical changes over time.

**Keywords:** *zazi* 雜字, Ming Dynasty, Hokkien dialect, Spanish, Philippines

(收稿日期：2024. 10. 14；修正稿日期：2025. 1. 15；通過刊登日期：2025. 5. 5)

